善本性

文之禮傳教　黃鳳圖

一五四：偉大情郎視妾如仇

「你猜我爲什麼喜歡你？」其禮中央突破後又再行「敵背紓迴」，喘着氣問：「我爲什麼愛了你？」

紫玲伊伊吾吾，嬌喘時哼出高貴的香精來——「你我同時吧，我要再死啦！」她示意他雙掌擎上桃峰，然後「嗚口索舌」，兩人狂亂，最後黎庭掃穴，歸於極樂。

他們四肢交纏，一同睡去。最後她嬌聲說了一句：「就這樣好了，由他罷！」天明前，他才感到尚未脫身，但「小弟」跳躍起來，他已清醒，便徐徐任性，輕攙慢撚。——「就這樣最好！」她似夢非夢，雙足反扣，非常安定。

心理上，他這時想到清倌酒女白麗脂，她還沒近過男身，但她在黑燈舞時，吐了香舌，容他啜過。——「她有情，是個好雌兒。」

睡到近午，才雙雙起身沐浴，整了衣裳，下樓吃飯店的自助餐——「美國烤牛腿！」他同她各選一盤，臨窗坐下，叫了紅葡萄酒——「餓了，眞餓了！」兩個相視而笑，她低聲問：「快樂嗎？」——「我要你快樂，我才快樂！」不久遠遠，一百零一，二，三……。」她捉住他的手哀求：「你爲我按緊！」不到十分鐘，她已連連寒顫，不說話了，其禮却不能停止，繼續努力，以求貫徹！等到她再蘇醒時，這才欺過來，讓她正面睡下，觀賞她的嬌面表情。

「這個少女，只大我兩歲，好處是有一切的女性美，浪，眞浪！」他口不吾，却口對心言。這樣欣賞她的媚自流鈉，一再泛濫，還從她身上，不不知過了多久，一個人變同兩個，她仰臥着，問：「覺得我這人難相處嗎？」

「爲什麼這樣問？」

「在藝術圈裡，我聽過許多人在背後說我難相處。」

「以我跟你合作來說，我已打算在『無主名花』放映完畢後，慶功宴之夜，獎你一面最合作的金牌。」

「就我一個人？」

「不，導演韋立一面，攝影師李根一面，服裝設計一面，化妝師一面。」

「你最懂得使錢，這一面金牌之後，拍攝第三部新片時，定必出現不少男夫！」

他轉身看她，說：「眞的，我想也不敢想，會就有愛情！」她說：「別想入非非。」

「我根本對你的愛不存在希望，所以我連表現出來的企圖也不敢。」

「現目呢？」

「我認爲我已採到那朵愛情花了！」他實有信心地說。

「別忘記，那些娛樂報刊與八卦周報，刊登那麼多的歌影視明星排聞，說明一件事——我們這些明星，特別是女的！男女關係複雜，她們眼中只有錢銀，心中無愛情！」

「但我知道，你心中有愛情！」

「就那麼肯定？」

「從你在現實生活中看出，你對劉翠蛾、王材叔、老花王、霞女，遠玲，你組父、媽媽這樣有愛心，我肯定你心中有愛情！」

「即使有愛花也不一定爲你而開！」

「你這個人很執着，才不隨便言愛，一旦找到好土地，種子落下，很快便發芽滋長！」

她歡悅地伸手摟擁他。

一五四：不是戲言

王占美曰：「招兄，你一個人同海倫跳幾隻舞，跳到海倫扭親脚，談當何罪！」

招公子曰：「有法子，唯有講句對不住，不過我會請最好嘅醫生同海倫醫。」

師姐容曰：「不必矣，又不是好嚴重。」

王占美曰：「海倫，我想同你跳者也。」

師姐容曰：「一陣歸下點，或休息之後有也事，就陪你跳喇。」

招公子曰：「海倫，傷上加傷，好麻煩喫。」

師姐容曰：「我知，係好麻煩。」

招公子曰：「不如入貴賓房休息一陣。」

王占美曰：「然，入去同你推拿一下，招保有事。」

師姐容曰：「王總理，你眞係識？」

王占美十分興奮，曰：「當然識，一試便知龍與鳳。」

招公子十分不開心，又不得不作紳士狀，賤嘴笑，不發一言。

師姐容瞟了招公子一眼，心中暗笑，曰：「好呀，又試下你。」

一邊講一邊企起身，王占美更興奮，招公子唯有二仔底死跟入貴賓房。

王占美十分惱怒招公子不識做，亦不得不作其紳士狀，與招公子一左一右，輕輕扶住師姐容入了貴賓房。

貴賓房已有幾對男女正在休息傾談。

招公子與王占美同對方打了個招呼，便扶了師姐容坐到一張大梳化上。

王占美搬了一張椅，放在師姐容面前不遠處，自己一屁股坐落，曰：「海倫，扭親邊一隻脚呢？」

姐師容曰：「左脚眼有些痛痛地。」

王占美馬上俯身替師姐容脫去高跟鞋，曰：「不可畀隻鞋焗住。」

一邊講，一邊捧住雪白的脚。師姐容十隻脚指亦塗了寇丹，紅白交輝，非常悅人。

盲咒

十三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長田

都市寫眞

文：黃郎　畫：豪裕

你去度度血壓吧

他們是約在銅鑼灣畔一家酒店中的茶座上會面，相敘九十分鐘，李娜要到太古城親戚家，金菲道：「林蒼也住在太古城，你坐地鐵去。」

「是的。」李娜說。

「我送你到地站。」

她們途遇唐明與一苗條少女都把頭低下。

明天早晨，金太告訴女兒父親頭暈，不到股票公司。金菲即進房，他說等會要找黃醫生，女兒道：

「你去度度血壓吧！」

「是的。」父親說。

金菲不駕車出去，坐地鐵返工了。下午三點她打電話回去，母親道：

「十點，你父親到股票公司，由于頭已不暈。」

「不找黃醫生？」女兒問。

「一點半他在吃飯的地方打電話來，說是神清氣爽，我要他去找黃醫生，他答應。」

四點半，金菲接到林蒼的電話，知道他夜有應酬，昨天全家會經出去，要明天見了。金菲回家，父親不在，半小時後他返對她們母女道：

「我從黃醫生那邊來，血壓正常，黃醫生要我少飲酒，少吃脂肪，由于我超重，其實我一切正常。」

「正常？」太太重複兩字。

「正常與否，你最知道。」

丈夫笑了。

黃太臉有些紅，女兒知道是指房事，心中認爲以母親已過「虎年」，也許比虎更厲害吧？但相信她會爲丈夫着想呢！

他說對她們母女道：

「我從黃醫生那邊來，血壓正常，黃醫生要我少飲酒，少吃脂肪，由于我超重，其實我一切正常。」

「林蒼也住在太古城，你坐地鐵去。」

「是的。」李娜說。

「我送你到地站。」

她們途遇唐明與一苗條少女都把頭低下。

明天早晨，金太告訴女兒父親頭暈，不到股票公司。金菲即進房，他說等會要找黃醫生，女兒道：

「你去度度血壓吧！」

「是的。」父親說。

金菲不駕車出去，坐地鐵返工了。下午三點她打電話回去，母親道：

「十點，你父親到股票公司，由于頭已不暈。」

「不找黃醫生？」女兒問。

「一點半他在吃飯的地方打電話來，說是神清氣爽，我要他去找黃醫生，他答應。」

四點半，金菲接到林蒼的電話，知道他夜有應酬，昨天全家會經出去，要明天見了。金菲回家，父親不在，半小時後

忽然林蒼來了，他提到七點半往附近「北京樓」，時間猶早，所以來坐坐，她坐了會，金房返房，她隨她入房，他們同在床沿坐下，他在把門掩上在她身邊坐下道：

「有了床而不做愛，也是暴殄天物！」

金菲摟住他接吻，他的手伸入她的裙中，她把他的手拉出來道：「惹起你的火後，又不能在此地解決。豈非自討苦吃？我們坐到外面去。」

「你麼麼進來呢？」他笑着。

「我也感到莫名其妙，你先出去。」

「我已經興奮了。」

「不要下流。」（一五四）

風言蜂語

謀倫

增壓

越南船民又帶來瘧疾病。

這更多一重壓力。

標準如何

港府聘加拿大法官研究訂人權法案。

將來以中式還是西式爲準？

盼能兌現

立法局首席議員保証爭取十月前當然遣返。

希望這不是期票。

花族留痕

■海辛

一五四：最合作金牌

「別人？」

「問你，愛情和事業，你選哪一樣？」

「我幸運，沒有這種非選一樣不可的困境！」

「別以爲這樣一次，我對你和你同睡在這家鄉大酒店的床上！」

「我認爲我已採到那朵愛情花。」

開心

城市之光

■匡成

變（一）

移民監坐滿了，王桂珍要回來。

王家上下，可緊張起來了。

王桂珍去了三年，說時間長不長，說短不短，不過，三年來的變化却很大。

王桂珍生長在貧苦的家庭，父母都是廉價勞力分子，一家四口，原居舊木樓，因所居爲危樓被拆，才遷入公共屋邨，住一個四百呎左右的單位。王桂珍和弟弟王啓仁，就在屋邨長大。王桂珍受教育不多，就出而當女工。

一天，王桂珍帶一個男朋友郭志怡回家食飯，雖然是第一次，但郭志怡與王桂珍，都旁若無人，兩人摟摟抱抱，痴痴纏纏，公開親咀，如此一來，使到父母看不慣。

晚飯後，郭志怡和王桂珍出去了，弟弟王啓仁沒有作聲，但看得出他情緒的不滿。

父親王大成冷冷的道：「目無尊長！」

王太對女兒和她的男朋友也起反感，但仍未出於言表！

夜了，桂珍回來了，父母未入房。

「珍，你識了阿怡多久？」父問。

「大半年了。」

「他幹什麼的？」

「在歌廳工作。」

「目無尊長，是社會的敗類，以後不要和他來往。」

王桂珍默然，結束父女談話！

人生如戲

■王方

一：從上海來到香港

從上海來到這個地方，小阿還是一個十五歲的少女。她是帶着滿腦子幻想前來的。上海有不少人家都有親友在香港，小阿家也有親友在香港，從小小阿就聽人們談說香港如何如何，這些說話總是說香港如何如何好，久而久之，在小阿的心目中，就把重港當成天堂一樣。

她終於夢想成眞，與爸爸媽媽弟弟來到了天堂，這個天堂夢馬上給砸個稀爛。首先是父母的職業並不如理想，收入當然也不如理想。特別是來到這個陌生的地方，小阿雖然也進入學校讀書，但她的功課却無法追趕得上，特別是英文，在上海時，只由爸爸教她認識一些單字，上課時幾乎有一大半都是生字。

她特別感到困難的是聽不懂本地話。

她在上海講的當然是上海話，她也懂得普通話，而且講得也不差。但廣東話却聽不懂，當然更加不會講，這對她的功課有莫大的影響。好在小阿是個活潑外向的女孩子，人又聰明美麗，初時還受到排斥歧視，但本地同學很快就接納了她。

在同學的影響下，小阿很快就聽懂了廣州話，而且咬字不清，半鹹半淡，漸漸也說得較爲準確。

大俠宋顯南

■馬木明雙・文　古秋原・圖

六：好事多磨

家丁們懾於其威勢，都不敢動手。

俄頃，經面走出兩條大漢來，余顯南認得其一是羅大成，另一個是英風寨的副寨主石子修，一顆心方定！

「哈哈原來是余大俠，請恕羅某失察，有所得罪，勿怪勿怪！」羅大成喝道：「你們還不給我退下去！余大俠請進！」羅大成引他進內廳坐下，丫頭立即捧上香茗。

余顯南急問：「方大哥是否住在府上？」

「正是，余大俠來得好快！方指揮昨天才到達哩！」

「他傷勢嚴重否？」

石子修接道：「寨主傷勢頗重，不過沒有生命之憂，在路上勞累，剛才服了藥，剛睡着了！寨主夫人亦平安，請大俠放心！」

余顯南見他不提方菱，心頭更憂，顧不得會被人譏笑，問道：「方姑娘呢？聽說她被人擄走，是什麼人擄走她的，又是什麼原因？」

石子修嘆了一口氣，道：「大俠離寨之後，敵寨上下都知方姑娘之喜訊，上下歡騰，寨內的人都開始籌辦喜事，不料有一日忽有人報說，寨外來了一羣不明來歷的人宣稱本寨若不好好招呼，便要打將進來，石某聞訊，除了派人通知寨主之外，親自到寨外處理。」

石子修說至此，喘了一口氣方續道：「那二十多名來者，爲首的是兩名出家人，一望即知非我族類，其中一個帶僧帽的用生硬的漢語說要找你……」

「找我？」余顯南問：「那麼可否是喚青木的？」

石子修點點頭。「不錯，正是喚青木上人的，石某告訴他，大俠已離開本寨，他們不信，堅決闖寨，石某不敵，手下亦被打死打傷，只好退回寨內，此刻寨主聞訊與方姑娘出廳，雙方便打將起來。石某知道寨主和方姑娘亦非對手，是以一邊佈置人手搶救，一邊着寨主夫人準備帶人撤退！」（一五四）

十三：排戲

翌日，上午的課上完後，阿瑩馬上到物理系的教學大樓找海程，然後和他匆匆趕去飯堂，以最快的速度吃下一碗肉絲湯麵和一碟滑蛋牛肉飯。

「今天這頓快餐的賬算我的，你別再爭啦！」阿瑩一進飯堂就說。

「沒辦法，我今天也非請你坐的士不可！」出了學校的大門，阿瑩載了一輛的士。

藝員們陸續地到排練室來，接着，編導楊雄瑋也進來了。他很熟落地和阿瑩打招呼。

「楊先生，這是我介紹來的，他叫余海程。」

「好，等一等，就快開始排戲了。」說罷，楊雄瑋忙他的事去。

海程在這個戲中是當家丁，阿瑩仍然當丫環，他們的戲不多，所以排戲時看的時候比自己演的時候多。

不過，阿瑩這次可要出聲了。

阿瑩的幾句，但只有對白只有幾句，但比過她却唸得不錯。不過，楊雄瑋對她的要求頗高，不斷地替她糾正一些小瑕疵，這簡直是一個熟練演員的要求，而且，他也顯得很有耐心。

當然，阿瑩是聰明女，領悟力强，一點就明，所以，從楊雄瑋臉上的表情，也看得出他頗感滿意。

海程和另三個臨記扮兩邊站的家丁，編導對他們沒有什麼特別的要求。只是和一班自己並不熟悉的電視藝員在一起演戲，難免有點不自在。

快到化粧間了，但還有兩個特約演員未到。

「喂，這兩個人到底怎麼搞的。」看看腕錶，楊雄瑋焦灼地嚴緊兩道粗眉。

「我剛到外面找過，人影也不見。」助理編導小李說。

「再出去看看，還不來就帮忙找人，臨時換人補上！」楊雄瑋不耐煩了。

青春夢

■陳浩泉

五一七：鄰居過來閒聊

「但，唐人街在哪裡？我們仍未知道，」伊達娜懊喪地說，「怎去找工作門路呢？我們就像瞎子。」

「坐的士去找，該不成問題的，」安東洛夫想了想又說，「看看報紙也許有招工廣告，這裡十分時興的。」

「又或者找鄰居探聽一下，」伊達娜若有所思地說，「我們似乎該交際交際，所謂走羣索路綫，則可用得着了。」

「走羣索路綫？」安東洛夫有點愕然，「在資本主義發達的美國，也用得着社會主義流行的思想和路綫？我想不通，的確想不通——莫名其妙！」

正在這時，但在隔壁的美國夫婦走來拍門。

「你們是新搬來的吧？」美國婦人進門就大方地說，「我們住在隔壁，我名叫貝蒂，他是我丈夫約翰，我們在這裡住了好久了。」

「他叫羅拔，我叫朱迪，」伊達娜只好招呼他們，「找我們有什麼事嗎？我們是鄰居了。」

「沒什麼，我們只是過來聊聊天，」貝蒂說，「不請我們進內坐？」

對於這兩名四、五十歲的不速之客，安東洛夫也不好意思拒絕他們，反正是過來聊天而已。

「是剛來的？」貝蒂又問，「你們不像本地人，我認得。」

「我們從華盛頓來。」伊達娜答。

美蘇諜影

■東尼亞

趙文瑞首縫國旗

頓力夫首刻國印

探本尋源

藍鉅冀先生：

四十年前的今天，毛澤東主席親自按動電鈕，在天安門廣場上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紅旗。這面長四六〇厘米、寬三三八厘米的呢？她大五星紅旗是誰縫製的呢？她就是如今已年過古稀、精神矍鑠的趙文瑞。

趙文瑞當時是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的女工。一九四九年一月，北京宣告解放，她參加了北京美術供應社工作。這年的九月廿九日下午，她接受了中央政府交下來的任務：縫製一面特大的五星紅旗。當時趙文瑞無限激動，立即借來了縫紉機，在一個寬敞明亮的四合院裡，鋪上草席，以地當桌，嚴格地按照規定的尺寸，認眞地剪裁，細心地縫合。

當這面巨大的五星紅旗縫好時，已是九月三十日的深夜了。五星紅旗被連夜送走了。而趙文瑞又科撒精神，投入了「十·一」的開國大典慶祝活動中去了。

至於第一枚國印又是誰刻製的呢？說出來一定好多人不相信，原來他就是「黃包車伕」頓力夫。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周恩來總理委託枚中央人民政府的印鑑。陳叔通找到了治印名家、浙江杭州西泠印社治印名家的校佼者。（漢榮、新九〇八一〇）

西泠印社創始人之一的王福盦。王却推薦了「黃包車伕」頓力夫來承担此重任。果然不負衆望，頓力夫精心鐫刻了這枚具有劃時代歷史意義的印鑑。

民國初年，王福盦旅居京華時，曾僱用頓力夫作黃包車伕，並兼作雜役。他在王家多年，辦事甚爲勤勞。在打掃書房時，總是把王福盦丟在紙簍裡的印稿當作廢貝一一收藏起來，後來，他又隨王到了上海。

一天，頓力夫拿着一張王福盦丟棄的印稿，問道：「先生，此處甚佳，何故再改？」王聽了一驚，想不到這個黃包車伕也懂得治印之道。於是就當場叫他試刻一石。王看到他刻字的熟練程度，大爲驚奇，一問，原來他在當差之餘，就悉心雌研王福盦的印譜，背地裡偷偷地學着刻印。從此，王福盦就破例收他爲徒弟，並成爲枚州西泠印社治印名家的校佼者。（漢榮、新九〇八一〇）

花草木樹

神農香菊

從香到落　頭脚

「神農香菊」。

神農香菊生長於神農架二千公尺左右的山中，植株較一般的野菊小，喜生於向陽的山坡，那兒日照短而强，雨量充足，濕度大。

一般的野菊花多生長於低矮的山坡、丘陵及平原地區，只花有少許香氣，如不將鼻子湊近，是嗅不到香氣的。但神農香菊則是香氣四溢，站在附近即可嗅到。據我國專家對神農香菊所作化學成份分析，發覺其香之成份有近百種之多；例如二——甲基丁酸甲酯、三——甲基丁酸丁酯、側柏酮、側柏醇、龍腦乙酸酯、松油醇乙酸酯、冬青油醇乙酸酯、橙香烯、樹蘭烯、金合歡烯等等。

我國的許香專家又對以神農香菊提取的香油和用神農香菊所得的香浸膏作鑑定，認爲是屬於上等的香氣，香氣獨特，且留香持久，是製造高級化妝品香精的上好原料。試驗顯示，以神農香菊所提製的香精和香浸膏，還可以加入飲料和食品中，不獨對人體健康無礙，且還具有殺菌和消炎的作用。當地的農民，就常用此種香菊的莖葉煎湯內服，治療瘡疥等皮膚感染病。目前，我國植物學家正在試驗用人工栽培這種香菊，看看是否可以在平地上種植，以使大量種植，用以作爲製造高級香精的原料。如果在平地上種植成功，也可以作爲家庭盆栽觀賞植物，既可賞其花，也可賞其香。

此外，如能大量種植，亦可以用來作爲藥物治病。（伍車二、新九〇八五五）

以前未聽見過有整株植物都是會發出香氣味的，但不久前我國却發現有一種這樣的植物，取名爲「神農香菊」。你大概也聽說過，我國湖北省有一個原始森林區名爲「神農架森林區」，是列爲環境保護林區之一。相傳我國古代的神農氏就曾經在此深山密林區採藥，親嘗百草之性能氣味，故稱此地爲「神農架」。

這個目前仍然保護完好的原始森林區，野生植物、動物種類十分多，有不少是目前世界上其他地區已罕有的動植物。

不久前，我國的植物學家曾組織人員對神農架地區的植物進行考察。在這次考察過程中，他們發現一種「從頭香到落脚」的植物，不獨它所開的花芳香撲鼻，連它的莖、葉和根亦不斷散發出香氣。當一陣微風吹過時，如站在此種植物附近，即可嗅到香氣。如果將這種植物的莖葉晒乾，香氣仍不會消失，仍長期散發芳香。植物學家將此種植物作分類上的鑑定，確定它是菊科菊屬植物野菊的一個新品種。由於它是在神農架地區首先發現，所以將之命名爲「神農香菊」。

通天曉先生：

植物的花有不少都是香的，我們見得多了，請問有沒有整株植物各部份都是香的？即是根、莖、葉、花俱會發出香的氣味的。

朱全福先生：

一般的野菊花多生長於低矮的山坡、丘陵及平原地區，只花有少許香氣，如不將鼻子湊近，是嗅不到香氣的。但神農香菊則是香氣四溢，站在附近即可嗅到。據我國專家對神農香菊所作化學成份分析，發覺其香之成份有近百種之多；例如二——甲基丁酸甲酯、三——甲基丁酸丁酯、側柏酮、側柏醇、龍腦乙酸酯、松油醇乙酸酯、冬青油醇乙酸酯、橙香烯、樹蘭烯、金合歡烯等等。

我國的許香專家又對以神農香菊提取的香油和用神農香菊所得的香浸膏作鑑定，認爲是屬於上等的香氣，香氣獨特，且留香持久，是製造高級化妝品香精的上好原料。試驗顯示，以神農香菊所提製的香精和香浸膏，還可以加入飲料和食品中，不獨對人體健康無礙，且還具有殺菌和消炎的作用。當地的農民，就常用此種香菊的莖葉煎湯內服，治療瘡疥等皮膚感染病。目前，我國植物學家正在試驗用人工栽培這種香菊，看看是否可以在平地上種植，以使大量種植，用以作爲製造高級香精的原料。如果在平地上種植成功，也可以作爲家庭盆栽觀賞植物，既可賞其花，也可賞其香。

此外，如能大量種植，亦可以用來作爲藥物治病。（伍車二、新九〇八五五）

首都節日之夜。

偉大國幅員廣大歷史悠久

■伍懷國

伍懷國先生：

我們偉大的祖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國，她位於亞洲東部，太平洋西岸，是一個幅員遼闊、物產富饒的國家。我國的領土總面積約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東西相距五千公里，南北相距五千五百公里，畧小於歐洲的總面積。我國的最北端在漠河以北的黑龍江主航道中心綫，最東端在黑龍江和烏蘇里江的主航道滙合處，最西端在帕米爾高原，最南端在曾母暗沙（屬南沙羣島）。

我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在廣袤的土地上居住着五十六個民族。漢族是人口最多的一個民族，約佔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四。其餘五十五個少數民族約佔百分之六。少數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是壯族，最少的是赫哲族和俄羅斯族。

作爲中華民族主體的漢族是一個古老的民族，稱作「炎黃子孫」。

「赤縣神州」是中國的另一個別稱，它起源於戰國齊人騶衍的地理學說，是騶衍爲中國這塊大陸起的名字。約在公元前五世紀左右，我國漢族逐步進入封建社會，有文字可考的歷史將近四千年之久。

世界許多國家稱中國爲「支那」，這則是由秦國的「秦」字演化而來的。東周以後位於我國西部地區的秦國逐漸强盛，最後統一中國。同時，也由於它積極開展對外聯繫，影响很大。以後，西域各國泛稱中國人爲「秦」人。「支那」的讀音源於印度，意即「秦地」。「支那」這一稱呼反映了古代中國人民與各國人民友好往來的悠久歷史。

古代日本除了把中國人稱爲秦人、漢人外，更多的場合是把中國稱爲唐人，把中國人稱爲吳人。近代日本也稱中國爲支那。這主要是因爲三國時代的吳國比較重視航海事業，與日本接觸比較多的緣故。

唐也是中國歷史上影响比較大的王朝之一，當時中外交流進一步發展，近代美國以及其他有的國家，把華僑或中國血統的人稱爲「唐人」，把他們聚居的街區，稱爲「唐人街」，就是唐代影响的遺跡。（周默、新九〇八七〇）

並非只是傳播疾病

細菌亦可造福人類

日常須知

關義先生：

提起細菌，人們往往會聯想到霍亂菌、傷寒菌、結核菌……這些臭名昭彰的細菌，傳播疾病，危害健康，被人憎惡。然而在細菌世界中，並不是所有的細菌都對人有害，有不少細菌對人類有貢獻。例如，我們吃的酸奶、泡菜，都是經過一些細菌的「加工」製成的。豆科植物的根瘤細菌，能夠合成氮肥，增加植物的養料。有些細菌還能分解土壤中的動植物遺體，改良土壤。除此之外，細菌還有許多奇特的神通，以下舉舉數例：

防爆降雨發電產油滅蚊

下雨來。

可以「發電」的細菌：八十年代初誕生了高效的塑料電池，這種電池能直接把燃料中的化學能轉化爲電能。但由於轉化過程中需要依靠貴重金屬鉑、鈀做催化劑，使得這種電池難以普及推廣。一九八三年，科學家們從一種細菌中提取出甲醇脫氫酶，這種酶可以代替金屬催化劑，使電池化學能轉變成電能的效率提高百分之六十至七十。這樣可以大大降低原來人們生產電池的成本。人們將這種電池，稱爲細菌電池。

會「產油」的細菌：爲了擺脫日益緊缺的能源局面，科學家進行了各種新能源的開發革命。在加拿大一個鹹水湖裏，科學家發現兩種共生的細菌。一種細菌能「吞」進二氧化碳，吐出有機物；另一種細菌則能「吞」下有機物，吐出一種含有碳酸化合物的液體。這種液體經過加工，就能成爲可以提取燃料的原油。據試驗，在每平方浬的湖水中培育這種細菌，一年之內可以提取出二十萬升的原油。

會滅蚊的細菌：最近，在中東一沼澤地，科學家找到一種滅蚊的細菌。這種細菌能鑽進蚊子體內進行繁殖，牠能產生出一種有吸水功能的蛋白質，透過蚊子的細胞膜，吸收細胞中的水份。蚊子細胞失水收縮，組織器官會像被晒乾的泥土一樣，龜裂開來，不久蚊子就死亡了。奇怪的是，這種細菌只對蚊子感興趣，對其他的動物無害。試驗中，科學家把等貼四公斤的滅蚊細菌噴洒在四千平方米的沼澤地，發現在四十八小時內，該地的蚊子密度降低了百分之八十五。這種效果，比使用DDT等滅虫劑好。（商陸、新九〇八四九）

洪喬捎書

通天曉先生：

請問「洪喬捎書」這一詞作何解？

古先生

古先生：

晉代有個名叫殷洪喬的人，離開家鄉多年，一次終於要回家鄉豫章（今江西南昌）探望親人了。那些客居外地的遊子得知消息後，紛紛前來請他捎封家書給家裡。難得這位殷洪喬當面都一一收下，答應人家的請求。

殷洪喬上路後曉行夜宿的，經過長途跋涉，總算走到了南京這石頭城，他面對滾滾的長江水，一陣嘆息，此去豫章，路途尚遙，靠兩條腿，又要負着那麼多的書信實在是件累事，經過一番考慮，他下定決心，減輕包袱，那些千言萬語的家書就被江水無情地吞沒了。

後人便把此人捎信不到的情況，稱作「洪喬捎書」，盼望書信早日與親人見面，叫「洪喬莫誤」。馬臻在「送江西熊履善茂才之金陵」之有兩句詩爲：「書來莫附洪喬便，只道經年一字無」。意思是說，已經一年沒收到你的片紙隻字了，如來信，可千萬別託殷洪喬捎來。（尹子、新九〇八〇八）

古人古事

可憐遊子所託非人

醫理淺釋

胆石引起疼痛

手術摘除爲佳

楊根先生：

來信說尊夫人照X光時發現胆內有兩粒胆石，醫生意見是可以作手術將整個胆囊割去，但亦可暫時不作手術治療。然而，目前尊夫人是久不久即覺胆囊發痛，胆囊摘除，這應如何是好？

因胆石而作胆手術，都會將整個胆囊摘除的。

胆囊手術，通在外科來說，並非屬大型手術，算是中型手術而已。任何人也不會說百分百安全，因爲總有一點風險存在，如果是病情需要，這一點風險也是要冒的了。（梁醫生、新九〇六〇三）

胆囊手術，都是市民是有權享用的。

胆囊手術，市民是有權享用的。

爲可考慮在政府醫院做，而這也是政府爲市民提供的一項服務。

胆囊手術，通在外科來說，並非屬大型手術，算是中型手術而已。任何人也不會說百分百安全，因爲總有一點風險存在，如果是病情需要，這一點風險也是要冒的了。（梁醫生、新九〇六〇三）

坊街服務

通天曉

收發室

刊登　伍懷國　楊懷　藍鉅冀　古先生　朱全福　關義

讀者諸君來函請寫明通天曉